

美沃沟双河山野行记

■刘文婧

暑假,我有幸随同父母前往表叔精心寻觅的静谧胜地——美沃沟双河村野炊。从家中出发,穿林入山,一路山路蜿蜒、车行颠簸,终于抵达一片豁然开阔的草地。

伫立连绵群山之间,我脑海中骤然浮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古人常感慨人身处于天地之间,渺小如尘埃流水,可我此刻的心境,却全然不同。肉身纵然似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胸中丘壑,却可容纳万顷云梦、万千山河。抬眼仰望云天,云卷云舒,澄澈辽阔,仿佛抬手便可触碰苍穹,“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迈情愫,自这片山川旷野间油然而生。放眼四望,遍地牛羊悠然踱步,休憩之时,它们静立在不远处的草地,一双双澄澈眼眸温柔凝望着我们。这是山野生灵最纯粹的注视,一声声悠长的哞鸣,是大地流传不息的悠远回响。借着这些鲜活的生灵,我真切体悟到天高地迥、寰宇苍茫,深切感知到天地宇宙的浩瀚无穷。

妈妈与魏阿姨化身今日主厨,升起袅袅炊烟,二人忙碌其间,一盘盘色泽诱人、香气四溢的烤肉次第上桌,烟火气息弥漫山野。我和爸爸漫步林间草地,逗玩牛羊、辨识花草、捡拾奇石,散落心底的诸多童年碎片骤然涌上心头。曾经脸颊带着高原红、懵懂天真的孩童,已然褪去一身稚气,长成心中藏有山海与心事的少年。酒足饭饱后,表叔提议登山望远。我自幼偏爱登山览胜,即便脚下的板鞋并不适配山路,依旧欣然应允,满心期待一展身手。

可现实终究不尽如人意。刚蹬过潺潺小河,鞋面便沾满淤泥,鞋身与鞋底更是裂开一道大口。我索性不再顾忌,坦然放下执念,紧随妈妈脚步继续向前。穿过牧人搭建的栅栏,我们偶遇在牧牛房歇脚的牧民,向他们虚心问路,却不慎误入一条岔道。及时调整方向、修正路线后,缓缓向上攀登。随着海拔不断攀升,身体渐渐不堪负重,前行不远便气喘吁吁。长久疏于锻炼,往日登山的昂扬劲头早已消散大半。但我不甘心半途而废,每一次短暂休憩后,都在众人的鼓励下重整状态,继续前行。

山间微凉清风驱散周身燥热,层层云雾遮蔽了灼人的烈日。我鼓足余力向上攀登,踏过嶙峋错落的碎石,穿行于荆棘丛生的灌木之间。体力飞速消耗,太阳穴阵阵跳动,视野边缘泛起阵阵眩晕。望着表叔与妈妈步履轻快、稳步向前,我心中默念“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暗自告诫自己绝不退缩。我深吸几口山间清风,怀揣径行直遂、青云万里的初心与志向,奋力迈出发软酸胀的双腿。行至一处平缓草甸时,眼前骤然发黑,耳畔只剩山风呼啸的声响,夹杂着妈妈焦急的询问:“还能坚持吗?”我连声应答“能”,可身体早已力竭,终究还是停下了脚步。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番未能登顶的遗憾,并非徒劳,反倒化作绵长的前行动力,激励我在往后的生活与学业中,勇敢翻越一座座名为挫折与挑战的山峦。我斜倚巨石静静休憩,目送同伴们继续向上攀登。抬眼远眺,远山浮于云海之上,清风逐云、群山揽雾,乱石嵯峨、峰峦叠嶂,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李白“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的悠然慨叹。

下山的心境与上山截然不同,不再有执着登顶的焦灼与急切,反而多了一份从容淡然。我缓缓慢行,细细品读沿途景致:上山时无暇顾及的烂漫野花、沾着晨露的蛛网、石缝间倔强生长的苔藓,皆是山野赠予我的意外惊喜。岭云随步履流转,烟岚伴身侧升腾,借着娴熟的下山技巧,我轻松走完来时的山路。漫天氤氲的云雾追赶不上前行的脚步,只送来阵阵微凉清风。这风不再凛冽刺骨,反倒如老友相伴,温柔送我归途。

车轮缓缓转动,美沃沟的山水渐渐远去,最终化作窗外一抹温润的青黛剪影。此番未能登顶的遗憾,被山间清风尽数涤荡,沉淀为心底纯粹的安宁。我恍然明白,我从未征服这座大山,而是大山以辽阔胸襟,慷慨接纳了我的奔赴与离去。

一场山野登山之旅悄然落幕,可人生这座巍峨大山,才刚刚揭开序幕。往后漫漫前路,定然会遇见崎岖坎坷的路途、丛生交错的荆棘,也难免遭遇前路迷茫、力竭难行的时刻。但此刻的我,已不再惧怕停下脚步。此行让我彻底懂得:暂时停下从来不是半途而废的终点,而是沉淀自我、蓄力前行,换一种心境遇见另一番人间风景的全新开端。

这,便是苍茫山野、巍峨大山,赠予我最珍贵的人生启示。

羌寨秋信

(外一首)

■周永珩

山风掠过山岭
卸去伏天最后的燥热

后山的银杏
一夜铺开满地金黄

日光淌过羌碉粗砺的石棱
像融化的酥油
金叶擦过石缝
在老墙印下浅浅秋痕

一枚黄叶悠悠坠落
落在晒椒老人摊开的掌心

掌纹里积下半生山风
稳稳托住
整座羌山的秋光

残蝉收尽余鸣
沉进田埂的泥土

闲云倦了
斜倚在碉楼的石顶

斜阳切割木格窗棂
火塘余烬留着暖意
旧羊皮袄斜搭条凳
接住一片翩飞的金黄

红椒垂弯竹枝
沉向甸甸庭院
晒熟的核桃滚落青石
碾过百年踩踏的纹路

落叶俯身轻触泥土
将盛夏攒下的日光
尽数还给山野

晚风漫过羊肠山道
桂香缠绕白石寨墙
萦回不散

古碉静立天际
长影漫覆半坡银杏
每一枚秋叶落地,都替群山收妥暖阳

羌寨秋韵

晨光漫上岷山的脊骨
石阶凝着隔夜的雾霜

释比振起法衣
铜铃摇碎峡谷长风
羊皮鼓起震荡
鼓声漫过先民踏过的山冈

薄霜凝在石阶
宽袖兜住漫卷流云

乱石垒筑碉楼
无钉无榫,撑起岷山的朝暮
壁上羊首俯望深谷
一缕炊烟,缓缓浮升

岩壁镌刻古老符纹
每一道刻痕,都烙着日晒的温光

檐角青烟漫过飞檐
木柜收纳岁月旧物
羌绣的彩线穿梭
绾住山间一弯凉月

银饰被岁月磨得温润
羌笛穿破层峦
口弦抖落细碎秋响

陶坛封藏咂酒
封存一寨流转的辰光

岷山长风不息
石间鼓音悠悠回荡
青石古寨枕卧秋光
守着这一脉山河

鲲鹏赋

■郑昊东

太虚垂象,幽渊养形。混混冥冥,气不分昼夜;沉沉默默,光未照阴阳。大川不流,重霄不散,四极如钩,无声自转。此中有物,形不可图,名不可问。潜于水底,不知其深;藏于云根,不识其始。

初无声息,万象不惊;然内有动焉,如炉中微炭,若宵里微光。流光一闪,深海战栗,风走三山,雷伏九洲。其势未张,已动八荒。形未出界,四极回眸。盖天地有灵,不居于方;造化有余,蓄而待发也。

一日风动,水裂云奔。幽影渐舒,如画轴徐开,似银汉倒挂。覆若层岭,展如天幡。抟气为轮,摄光为掌。步不触物,行不惊尘;翼未奋而山呼,声未作而云乱。水天俱动,星斗如环。

非栖非翔,非进非退,动若不动,游若无踪。所过之处,烟岫回首,海岳低眉。不与群鸟同枝,不与轻羽比舞。乘风不借风力,御空不因空高。其举也,不随气候,其止也,绝于世缘。

近若可即,遥如无期;见之若真,思之如梦。或止于绝壑之巅,或游于玄极之表。常在青冥之上,影不入凡尘;时隐五岳之阴,音不通人耳。

有物窥之,或啁啾而笑,或振羽而讥:“彼何异者?何故不食不栖,不集不翔?”其声虽锐,其见甚卑。岂知天道非一,形制有殊?或立于流俗之旁,或发于寂寥之际,不可概语,不可并名。

彼行者,非图一跃而高,非乘一风而远。其意如旱云蓄雨,忽而雷奔霆动;其势似秋水凝霜,既冷且清。所历非疆域,所向非宫阙;起则界开,行则理显。不役于天,不囿于地,孤而不恫,高而不傲。

非金非玉,而质不可摧;非火非冰,而气不可屈。不饰形于外,不铸名于内。雾露之中,自成乾纲;雷雨之后,反归寂寞。惟其不语,万籁皆寂;惟其不行,众生皆止。

有怀其行者,尝梦之于高寒之野,见其形如烟生岫,意如霞起峰。呼而不应,至而不见。觉而心震,如空谷回响,若太初之息。叹曰:“夫此灵也,非可绘于纸,非可传于言。得一目者,可以解忧;乘一念者,可以忘我。”

是知世间之飞,不在羽翼之力,而在凌越之心。山河之远,不在地里之量,而在意象之阔。夫能不属云,不附风,不为利动,不为苦止者,虽无名,亦可为道;虽无形,亦堪托梦。

故曰:大者无声,动者无迹,至者无所不至。